

但被问到拿不拿工资时，他笑了：“我拿工资干嘛？拿多少钱最后反到我头上都是我自己的 KPI，何必呢？”

呼兰说，他非常羡慕那些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人，“可以

爱一行干一行”。但因为客观环境，他一直变来变去，“我是干一行试图爱一行”。可以说，过去这些年，呼兰的每一次转身，都像他段子里说的那样：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你只能一次次试，一次次改，一次次

从头再来。

但他很享受“忙并快乐”的状态。“做企业是一个熵增的过程，你不做什么事情，混乱度就会增加。人其实也一样——你不做事情、不折腾自己，它就会变得混乱，就会

当初人们口中的“小浣熊”，成了工作人员嘴里的“呼总”。摄影 / 王哲

